



成都小伙山里开无人机

专吊运木材和水泥



5月19日中午，成都龙泉山的气温已升至30多度。在山腰空地上，一架四旋翼无人机正在离地几米处悬停，桨叶卷起的热风把尘土吹得四散。下方吊钩上，一捆木材晃晃悠悠地绷紧了缆绳。

飞手陈涛半蹲着身子，脖子仰成一道弧线。他的视线在天空和遥控器屏幕之间来回切换——抬头看飞机的姿态，低头确认电压和高度，再抬头，再低头……看准着落点的柴堆，陈涛拨动遥控器推杆，木柴准确地落在指定地点，随后无人机平稳升空，又飞向木材挂钩点了。

“今天工作了四个多小时，完成了9吨左右的木材吊运，这活儿急不得，要稳要准，效率更高。”陈涛说道。

□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俊 摄影 刘纳

从“玩飞机”到“开飞机” 他将兴趣融入职业

陈涛1992年出生，上大学时迷上了航模。那时候他只觉得“飞机在天上翻跟头很酷”，省下生活费买零件自己攒，周末就到郊外飞。后来流行娱乐航拍，他又攒钱买了大疆，拍着玩。

真正动念转行，是看到国家开始密集出台低空经济扶持政策。“我觉得这不只是爱好了，是个行业。”2023年，他辞掉原来的工作，系统考证、参加培训，成了一名专职飞手。

朋友听说他去“开无人机”，第一反应都是：“哇，玩着就把钱挣了？”陈涛苦笑，入行才知道，玩和干是两码事。

“玩的时候炸了机，心疼的是钱。干活的时候炸了机，赔的是客户工期，



陈涛操控无人机开展工作。

还可能伤着人。”他说，吊运作业尤其如此。每次起飞前，他要检查设备、评估气象、勘察地形、规划航线，算好载荷和重心——百公斤级的吊运，风偏一度、重心偏一厘米，空中就可能打摆子。

有惊险有感动 技术之外是生计与安全

“经验是炸出来的，手感是慢慢练出来的。”让陈涛练出手感的那次，发生在川西某山区。

“当时我们正在山区吊运物资，作业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峡谷效应突然刮起了局地阵风，风速一下超过了作业安全阈值，而此时无人机载着上百斤的物资，稳定性瞬间下降，且山区信号又容易受地形遮挡，差点丢信号失联。”回忆起那一次的场景，陈涛还心有余悸。从那以后，陈涛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每次作业前，不仅要看天气预报，还要查当地小气候历史数据，提前标注至少两处备用迫降点。“宁可多花一小时勘察，也不赌那一分钟的风。”

除了会遇到惊险，在3年多的飞手生涯中，陈涛也有过无数感动的瞬间。在他的手机里存着一段视频：半山腰一处民宿工地，十几个工人围着被山洪冲毁的山路发愁。水泥、钢筋堆在山脚，运不上去。人工背？一趟四十分钟，一袋水泥背上去工钱比水泥还贵，而且路太滑，已经有人崴了脚。陈涛和伙伴们带着吊运无人机到了现场。第一天飞了八十多个架次，把水泥全部运到位；第二天钢材、管件全部吊完。原计划一周的活，两天收工。民宿老板请他们吃饭，端着酒杯说：“你们这哪是吊东西，你们是吊工期啊。”

陈涛说，那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分量。“以前觉得飞手就是技术活，那次之后才明白，飞机上挂着的，是别人的生意、生计，还有底下干活人的安全。”

正因如此，陈涛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。每次作业结束，不管多累，他都要把当天的飞行日志完整记下来。“我吃了没经验的亏，不想让别人再吃。”

职业前景广阔 全产业链人才缺口大

职业前景广阔 全产业链人才缺口大

在陈涛看来，无人机飞手这个职业前景广阔，收入也不错。“新手入门，做助理或者接一些简单的航拍单，大概月收入4k-6k；熟练的专职飞手，尤其是能做吊运、巡检这类高难度作业的，月收入基本能稳定在8k-15k，做得久、口碑好，月入2万以上也很常见。”

2025年，陈涛正式入驻专业无人机接单服务平台“天空操作”，随着行业从零散作业走向平台化协同调度，角色也从单一一线飞手，拓展至业务派单对接、协助飞手对接雇主、统筹协调供需双方资源等多项事务。据平台市场运营总监唐莎洁介绍，目前“天空操作”在册的专业认证飞手已经突破1.4万名，加上紧密合作的合伙人团队，可随时调动的飞手总数近2万名。春秋两季是行业旺季，今年5月平台预计咨询订单将突破1000单，面对广阔的市场，飞手仍然是紧缺的。

低空经济已被纳入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定位为“新兴支柱产业”。作为这一赛道的核心载体，无人机正在物流配送、应急救援等数十个行业领域大规模落地。与之相伴的是，全国持证飞手缺口超过100万人，全产业链人才缺口超过450万人。目前，成都面向广大劳动者推出定点免费无人机培训，为广大求职者和职场人士提供了一个零成本入行、抢占高薪赛道的重要机会。